

ZHONGHUAIDUANLUNZAWENJI
钟怀短论 杂文集

ZHONGHUAIDUANLUNZAWENJI
钟怀短论 杂文集

钟怀短论 杂文集

人民日报出版社

钟怀短论杂文集

人民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颜景政

封面设计：朱 红

钟怀矩论杂文集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通县联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9 字数 186.5 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2500 定价3.65元

ISBN 7-80002-315-X/I · 126

目 录

“他就是钟怀”(代序)	金 海(1)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标准时间不标准	(6)
五厘钱见精神	(7)
一副对联	(8)
“长命百岁”	(9)
严以责己 宽以待人	(10)
秘书的苦恼	(14)
生财之道	(15)
不要自己耽误自己	(16)
唱功和做功	(17)
好一个“广”字	(18)
对内也要简化“礼宾”	(19)
不怕讲败笔	(20)
切中时弊的建议	(21)
希望所在	(22)
多一点个性	(23)
看形势首先看农村	(24)
最好的房子给谁	(25)

不要等出了问题再指责·····	(26)
右倾顽症和“左”倾顽症·····	(27)
吃得饱 睡不好·····	(28)
两种历史经验·····	(29)
好经为什么念歪了? ·····	(32)
瞻前顾后·····	(34)
“着眼于无名之辈” ·····	(36)
愿领导者一读·····	(37)
多一点“民气” ·····	(40)
盗窃犯在给我们上课·····	(41)
危险的“三不” ·····	(43)
爱护自己的“牌子” ·····	(44)
知识分子的香和“臭” ·····	(46)
欣闻大寨不吃“大锅饭” ·····	(47)
“电衙门”的牌子得自己砸·····	(48)
鸭的悲剧·····	(49)
“软弱无力”辨·····	(51)
另一种“封锁” ·····	(53)
领导者的高明之处·····	(54)
赞赏这样的“蓝牌” ·····	(55)
“舒服一辈子”质疑·····	(56)
也是一种警告·····	(58)
新“官”的考验·····	(59)
搞好自己家庭的精神文明·····	(62)
新班子, 新作风, 新局面·····	(63)
印在人们心上的文件·····	(65)

感人肺腑的教材·····	(66)
进入“角色”·····	(67)
“文明窗口”和文明语言·····	(70)
杂文日见斑斓·····	(72)
足和履·····	(75)
顾老一席话·····	(76)
一篇好文章·····	(77)
“带血的教训”·····	(78)
档案袋和历史垃圾·····	(79)
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党费·····	(81)
“第一个”·····	(82)
要奖得别人眼红·····	(83)
小议“传、帮、带”·····	(84)
要不要“红娘奖”·····	(85)
第九条最重要·····	(86)
告别“大锅饭”·····	(87)
办报的黄金时代·····	(88)
另一种“新”·····	(89)
“照样转”·····	(90)
医愚·····	(91)
谈“型”·····	(92)
意外的外调·····	(94)
谈口号·····	(95)
变·····	(97)
“听其言，观其行”·····	(99)
做合格的灵魂工程师·····	(101)

幼吾幼·····	(103)
群众情绪·····	(104)
文明的孩子和不文明的父亲·····	(106)
说奇怪，也不奇怪·····	(107)
老骥不伏枥·····	(108)
玩不得的“数字游戏”·····	(110)
怎样对待改革者的错误·····	(111)
请爱护记者·····	(114)
不要干扰孩子·····	(115)
谨防受骗·····	(117)
“我们不软了”·····	(118)
给燃放鞭炮泼点冷水·····	(120)
别再来那一套了·····	(122)
“一好百好”及其他·····	(124)
他们也走在改革的前列·····	(126)
可怕的“翻番”·····	(127)
为上海货惋惜·····	(129)
这个“常驻代表”派得好·····	(130)
这也是一种议论纷纷·····	(132)
永葆青春的职业·····	(134)
开放、搞活和语言障碍·····	(136)
寄语某些青年朋友·····	(138)
推广“禁烟区”·····	(140)
匿名信的另一面·····	(142)
“文革”三题·····	(145)
党员、干部都是普通人·····	(148)

你的自由和我的自由·····	(150)
“首先想到”·····	(151)
脱离实际的“高、大、全”·····	(153)
“候补烟民”实堪忧·····	(154)
值班和睡觉·····	(156)
振奋人心之举·····	(158)
李白、关汉卿定什么级?·····	(159)
读一份“机密”材料有感·····	(161)
大检查加小检查·····	(162)
森林、木材和家具·····	(163)
大兴安岭升起的希望·····	(166)
“透明度”·····	(168)
呼短·“护短”·····	(170)
温故而知新·····	(171)
反差·····	(174)
雷宇和步鑫生·····	(175)
危机感和紧迫感·····	(178)
林学家的褒扬·····	(180)
我们的竞争·····	(182)
多一些阳光 多一些透明·····	(183)
不要让儿童只过“六一”·····	(186)
啼笑皆非的“喜剧材料”·····	(188)
吓人战术失灵·····	(190)
孙女试背书包·····	(192)
各家应扫门前雪·····	(193)
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	(196)

民航的觉醒·····	(199)
讲真话 听真话·····	(201)
向石狮致意·····	(203)
加减二题·····	(205)
“跟我来”和“向前冲”·····	(208)
提倡“精编短稿主义”·····	(210)
“查言论”质疑·····	(212)
最高的奖励·····	(214)
驾轻就熟·····	(216)
孩子的提问·····	(219)
姗姗来迟的报丧新闻·····	(220)
贵在自律·····	(222)
“特殊采访证”质疑·····	(224)
期望值不妨低一些·····	(226)
名人宜惜名·····	(228)
给先进人物“减压”·····	(230)
说“大”·····	(232)
要有多党合作观念·····	(234)
莫待病危才落实政策·····	(236)
扭曲的“公”字·····	(238)
“清水衙门”水常清·····	(241)
用字混乱不是小事·····	(243)
败走方城的哀鸣·····	(246)
传统的力量·····	(249)
时间是什么?·····	(251)
救救家长!·····	(253)

给“小皇帝”摘冕·····	(255)
有感于解决垃圾厕所问题·····	(257)
小小意见箱·····	(260)
请多关心基层干部·····	(261)
“首发式”杞忧·····	(264)
赛前三愿·····	(266)
顾客是什么? ·····	(267)
超越自我·····	(269)
爆“冷门” ·····	(270)
知彼·····	(271)
愿“亚运服务”和“亚运效率”常在·····	(273)
我的称呼·····	(275)
后记·····	(278)

“他就是钟怀”(代序)

金 海

刚来读研究生，在报社食堂一位同学告诉我：“喏，他就是钟怀。”

他是准书生：白净、清瘦、精神矍铄。很好记，一见就难忘。

我认识“钟怀”还是在1980年，那时正读大学。元旦刚过，翻开《人民日报》见条“活鱼”——今日谈。先两天是王朴的文章，接着就是三篇贴着“钟怀”的标签。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标准时间不标准》，他提出我们的工作进度要以分秒计。

我爱读评论，每翻报纸，总找一版上的“豆腐块”。我读熟了好几位：钟怀、德民、潇雨、米博华、许锦根……后来由爱评论到自学新闻，发狠考社科院新闻研究生，在一大串知名的导师名单里，我寻找着钟怀这个名字，有钱湜辛，却没钟怀。

许是他很年轻，我心想，他像那几位多产的评论员。1988年金秋，我到北京，才知道钟怀便是钱湜辛，可他已经退休了，再也不年轻。我曾暗暗地伤心过：钟怀，您为什么年老得这么早？！

“他精神很好，每天熬到午夜。”评论部的小柳干事告诉我，“我的孩子最喜欢找钱爷爷，他待人很和善。”

他依然年轻，脸红晕，步轻健，不吸烟，不气喘。他用青年的心，思考着老成的文字。他勤奋、有成就，获得过新闻界最高奖励，1984年，他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他上的是搬迁到四川的武汉大学，学经济专业，1945年一毕业就走向李先念领导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后来他转移到苏北解放区。准确地说，他的新闻生涯从这时开始了，虽然经营的只是张部队的油印小报。1949年随军南下，在无锡投入了《苏南日报》的创办。1952年，该报合并到《新华日报》，他又到南京。

那是个很好记的日子，1953年元旦，他在列车上度过，到了北京，从此他同《人民日报》结缘。

他先后在地方报纸组、报纸研究组、文教部、党的工作部、国际部干过，“文革”初期，他被调到刚成立的评论组。从这时起，他就干起了专业评论。1978年成立评论部，范荣康任主任，他任副主任，这一职他一直担任到1986年退休。接着他被返聘了两年。他想活得轻松些，执意要像现在这样是位“自由撰稿人”。

我打开满含血和泪的《人民日报回忆录》，见到钱湜辛一篇回忆文章，才知道那早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月，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的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出自他之手。根据坚持正确思想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针对“两个凡是”，他洋洋洒洒六千言，在那乍暖还寒的时节，竟大胆写道：落实干部政策的基本依据只能是客观事实，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

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决不能划什么别的杠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成了句响亮的口号。许多冤假错案受害者，读着流着泪。到1983年，我还为一位“老右派”落实政策搞调查，由于上头某些人作梗，他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我见他珍藏着一张发黄的《人民日报》，把这篇评论一遍遍读给人们听。

来到评论部实习，我有幸常接触到钟怀老师，系统地读了他的文章。我在查阅大堆的剪报时，发现仅《今日谈》，就有他近百篇。

“您把作品集成书出版多好？”我恳求过他好几次。

“赔钱，没人愿意出。”他回答很平和。他对自己的作品保存得不是太经心，放得凌乱。我真怕这些资料失散了，再过些年研究《人民日报》评论乃至新中国的评论，找不全钟怀的作品，那可真是一件憾事！

（原载《人民日报》内部刊物《编采业务》，1990年6月20日）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据《中国青年报》载，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七二班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讨论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经过生动活泼的讨论，大家认识到，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健全起来、完善起来，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这副担子也落到今天青年一代身上。从此，同学们再不像过去有的时候那样，看到问题发牢骚，评头品足，而是要亲身实践，扎扎实实为四化贡献力量。他们说：干社会主义，要“从我做起”。

好啊！从我做起。古人有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时候的人尚且有这样的见识，这样的抱负，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不是更应该有这样的见识、这样的抱负吗？

我们的国家是九亿人组成的大集体。人民中的每一分子都是国家的主人，都对国家的兴亡、四化的进程负有责任。每一个人干得多或少、快或慢、好或差，都对四化起着推进、迟滞或者阻碍的作用。切不可小看了这个“我”。把青春献给实现四化的千秋大业，责无旁贷，“舍我其谁？”我们就是要有这种气概，这种风度，这种雄心壮志。

*

*

*

清华大学这个班的同学还提出：要“从现在做起。”

好啊！从现在做起。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总是看到明天的前景，又立足于今天的现实。

李大钊同志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就叫做《今》，他说：“我以为世间最可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这里有多么深刻的哲理！

一切热心于四化的人们，决不要随便放过今天，因为今天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是实实在在的，同时它又是短暂的，稍纵即逝。也不要轻易谈“明日再说”，因为明日还不那么实在，而且“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老是推到明日，到头来很可能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办不成。

（1980年1月5日）

标准时间不标准

谁都知道，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用了多年的标准时间，是“格林威治时间”。

但是，现在人们宣布标准时间并不标准，因为它每年还会产生将近一秒钟的误差。为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迫切需要一种更精确的国际标准时间。于是，格林威治时间就让位于世界协调时间。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60分，一分有60秒。请算一算，一年有多少秒。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竟然不能容忍一年有一秒钟的误差。

再想一想，我们的工作进度如何。是以分秒计，以日计，以月计，以年计，还是……

（1980年1月5日）

五厘钱见精神

上海报载，梧州路菜场卖皮蛋，按规定三级蛋每只一角四分五厘。这五厘怎么办？四舍五入，合理合法，天公地道，谁也不会苛责菜场。

但是菜场的同志不这样想。他们想的是：皮蛋价格已调高，再让消费者多花五厘钱实在不应该。于是他们备了一些葱姜作为找零，顾客买一只皮蛋就找两三根葱或一小片姜，补足那五厘钱。

五厘钱何足道哉！但是，从这五厘钱人们看到了这个菜场的工作人员处处想到人民利益的崇高精神，一丝不苟执行物价政策的严肃态度，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

（1980年1月4日）